

戏曲文化的空间扩散及其文化区演变

——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为例

吴 康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 基于文化地理学理论, 运用传统定性与定量互补的研究方法, 以淮剧为例进行了分析。首先, 淮剧的传播和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二阶段以扩展扩散为主, 第三阶段以迁移扩散为主, 第四阶段主要体现出传染扩散的效应; 淮剧扩散的空间结构表现为由文化源地沿着多条交通线扩散, 并逐渐形成了苏北和上海的双中心结构。其次, 基于现有的研究提出了淮剧空间扩散模型, 揭示了灾变事件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是扩散的主要因素。第三, 以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 将淮剧文化区划分为核心区、外围区和过渡区, 总结出淮剧文化区存在着南、北两大文化亚区和北亚区内又分化出东、中、西三片子文化亚区的空间分异特征。最后, 通过选取典型年份下专业淮剧团的数量变化来考察淮剧文化区的演变轨迹, 发现核心文化区十分稳定地集中在盐城和淮安两市, 外围区和过渡区呈现先扩张后收缩的空间趋势。

关键词: 淮剧; 文化扩散; 文化区; 戏曲地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 苏沪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9)05-1427-12

1 引言

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传统戏曲的地理学研究即可看作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作者运用特殊的艺术手段将生活积累创作而成, 其中包含着创作者对地理环境的认知和理解, 蕴含丰富的地理信息^[1], 因此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异性。此外, 戏曲融音乐、舞蹈、文学、美术于一身, 集语言美、故事美、服饰美、雕塑美、程式美于一体, 是独特的文化景观。研究戏曲的空间扩散及其文化区演变不但有助于解读戏曲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深刻理解地理环境与文化因子的时空作用机理, 而且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重大。

我国幅员辽阔, 剧种众多, 诸多戏曲音乐风格各异, 精彩纷呈。若按地域分布的广度和专业剧团的数量, 我国剧种大致可分为全国影响、跨省影响、省级影响、维持少数专业剧团剧种和无专业剧团剧种5个层次^[2]。淮剧, 又名“江淮戏”, 是用江苏盐阜(今盐城、阜宁、建湖)、清淮(今淮安清浦、楚州)一带方言演唱的, 主要流行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及沪宁沿线的江苏省和上海市, 在所有的江苏地方剧种中, 以其演出区域之大、观众面之广, 被认为是江苏最具代表性的剧种^[3]。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 全球范围内信息交流日渐频繁, 文化发展显现出强烈的趋同性。在全球化背景下, 西方文化大量涌入, 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

收稿日期: 2008-12-18; 修订日期: 2009-07-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71069)

作者简介: 吴康(1985-), 男, 江苏淮安人, 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与城市规划。E-mail: ruoyunyi@163.com

对传统文化不关注直至淡忘，而对外来文化、快餐文化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使得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淮剧也不例外，流行音乐的蓬勃发展和戏曲原味的褪色，使得淮剧的群众基础愈显薄弱，面临着观众人数锐减、剧团存量萎缩的重大生存威胁^[4,5]。“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启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逐渐兴起。目前，淮剧已由江苏省和上海市联合申报，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淮剧这一戏曲文化究竟该如何继承和发展，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7,8]。

淮剧起源于清代中叶，至今已有 200 余年历史^①，国内有关淮剧的研究大致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从艺术学角度对淮剧的唱腔音乐、表演特色、历史沿革及与其他艺术的关系方面^[9~11]，虽然有些探讨了淮剧的传播^[12,13]和淮剧文化区^[14,15]，但大多比较零散，从地理学角度对淮剧进行系统研究的尚未见到。本文在掌握部分淮剧文化史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并借鉴相关边缘学科，再现淮剧空间扩散及其文化区的演变过程，并对扩散机制和文化区演变成因进行初步探讨，以求充实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拓展淮剧文化的研究领域，为淮剧非遗的传承保护提供参考。

2 研究地域、研究方法和资料选取

作为跨省影响力的剧种，除江苏省外，淮剧亦挺进上海，成为上海戏曲舞台上六大剧种之一^②，南到浙东北，西到皖东南，北达徐州、北京都有淮剧的演出足迹，但其演出的核心区仍在苏沪两省市。据初步统计，在江苏省 13 个省辖市中，盐城、淮安、泰州、扬州、镇江及苏南苏锡常的部分地区都属于淮剧演出地域，波及人口 2000 余万，再考虑到上海的淮剧听众，则接近 2500 万（表 1），因此本文的研究地域定为江苏、上海两省市。

表 1 淮剧流行地域及其人口统计（2007）

Tab 1 The areas 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Huai Opera (2007)

地区	盐城	淮安	泰州	扬州	镇江、南京	苏锡常	江苏合计	上海
县区（个）	7	5	4	2	2	—	20	—
人口（万人）	750	380	420	170	100	200	2020	400

注：江苏盐、淮、泰、扬、镇五市的淮剧人口系按照地域覆盖到的人口计算，并不考虑具体人群对淮剧喜好和接受的差异；苏南苏锡常、上海的淮剧人口为估算。

文化传播与扩散、文化区演变同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经典主题，前者的案例研究在国内外较为常见^[16,17]，后者则相对不多。本研究在综合运用传统的文献检索、实地调查、归纳比较等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对戏曲文化因子进行定量分析，并将其时空过程进行可视化再现。考虑到时空跨度，本研究的统计数据资料分为两块，20 世纪淮剧（团）相关资料主要来自《江苏戏曲志·淮剧志》、《中国戏曲志·上海卷》、《江苏戏曲志·盐城卷》、《江苏戏曲志·淮阴卷》和《中国戏曲志·江苏卷》^[18~22]等，21 世纪以来的最新数据资料系笔者通过网络搜索并结合电话访问各剧团得到。

3 淮剧的时空扩散及其机制

3.1 起源与发展

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运河以东的苏北平原，有清江、淮安（上河区）、宝应（里

① 《上海文化艺术志》认为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里的两百余年是从香火戏算起。
② 指京、昆、越、沪、淮、滑稽戏六大戏曲品种。

河区)、盐城、阜宁(下河区)等县市。明清两朝,清淮盐阜四地属淮安府,宝应属扬州府,这一区域就是孕育淮剧的最初土壤。对于淮剧的生成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起源于“门叹词”,孕育于“香火戏”,并受徽剧影响,直至清末逐步定型,具体可分为4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为以门叹词为代表的说唱艺术和僮子戏、香火戏合流形成淮剧之雏形。明清之际,盐、阜及清、淮、宝一带流行农民号子和田歌“雷雷腔”、“栽秧调”,并逐渐形成一种“门叹词”(亦称“门弹词”)的说唱艺术。所谓“门叹词”是指遇到灾年时,穷苦的农民和盐民为乞讨方便卖唱的词,其间也包括民间艺人,唱门叹词是一种谋生手段,其曲调多哀怨凄凉,用来诉说自己的悲惨经历。此外,明清时期苏北乡间巫风极盛,僮子者甚众,如祈求丰收做“青苗会”、延福消灾做“太平会”等“香火会”。其时,设花坛,扬门幡,击鼓串铃,载歌载舞,以娱会众。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类活动内容不断丰富、衍化,逐渐发展成“香火戏”,所谓香火戏就是苏北一种与民间鬼神信仰紧密联系的地方小戏^[23]。

(2) 第二阶段为香火小戏发展为江北大戏。19世纪60年代初,香火戏逐渐摆脱宗教仪式活动成为一种独立的演出形式,当时的很多艺人既唱香火戏又唱门叹词,使这两种艺术形式最终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所谓“三可子”小戏^①,其唱腔由流行于境内的《香火调》和《淮蹦子》组成。清代中叶,伴随着两淮盐业的发展,从事盐业经营的徽商不但盘踞在扬州、淮安等当时的繁华大城市,也开始向里下河腹地渗入。徽商带来了徽班,香火戏常与徽戏同台或合班演出,名曰“徽夹可”。香火戏表演从只唱不做到开始注重“一引、二白、三笑、四哭”等表演程式^[18,23],并大量吸收徽戏剧本、曲牌、唱腔等方面的艺术成就,使原先的“三可子”小戏不断得到丰富提高,最终发展为“江北大戏”。

(3) 从江北大戏到江淮戏再到淮剧。到20世纪初,已经有众多小戏班遍及盐城、淮安及里下河腹地并逐渐向长江以南发展。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洪泽湖溢,上、下河一片汪洋^[23,24],部分香火艺人逃荒到上海,搭墩子,唱茶馆,演会戏以谋生,当地群众称之为江淮戏。20世纪20年代,一些京剧艺人先后加入江淮戏班社,带来了京剧剧目、表演艺术、音乐唱腔,进入“皮夹可”(或称“京夹淮”)阶段。这段时期内,江淮戏不断从京剧中吸取养料,先后创造出了“拉调”和“自由调”,趋向成熟。1931年的苏北大水灾和1945年的抗战胜利,大批苏北人和江淮戏艺人相继来沪,使得江淮戏这一剧种传遍沪上^[12,18]。在江南江淮戏大发展的同时,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其时盐淮地区三可子艺人重组班社,为抗日宣传创演了大批现代戏。此时,三可子易名为“淮戏”,也称“新淮戏”,这一过程为淮戏的普及和发展提高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淮戏和江淮戏合称,1953年正式定名为淮剧。

(4) 1949年后淮剧的成熟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淮剧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苏沪两地淮剧流行区的大部分市、县先后成立了专业的淮剧团,各剧团建立剧本制和导演制,相继有了编导队伍,并配备音乐、舞美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整理和演出了大批传统剧目。改革开放时期,淮剧虽也像兄弟剧种一样,面临新挑战,但舞台综合艺术质量又有了新的提高。许多优秀剧目、唱段被录成像带、音带、唱片在全国、在境外发行。同时苏沪两地淮剧艺术交流愈渐频繁,两地共同推动着传统戏曲文化的向前发展。

3.2 淮剧文化的地域扩散类型

经典的文化扩散理论^[25]将文化的空间扩散分为扩展扩散和迁移扩散两种基本类型,

① 所谓“三可子”即只需要3个人就可以演唱的小戏。

前者又按传播方式差异分为接触扩散、等级扩散和刺激扩散三种。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将迁移扩散划分为占据式、蔓延式、墨迹式和变异式四类^[26]。

根据淮剧发展历程,我们认为从清代中叶到清末 100 余年间,也即淮剧由香火小戏到江北大戏的第一、二阶段主要为扩展扩散。淮剧从其发源地:下河的盐阜,上河的清淮宝五点逐渐向临近地区作墨迹式的渗透和扩展,到 19 世纪末覆盖高邮、兴化、泰州差不多整个里下河地区,并到达长江北岸的扬州,而这其间充当淮剧扩散媒介的则是民间艺人和班社。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是淮剧向江南大发展的时期,也即淮剧发展的第三阶段,此时以迁移扩散为主,在水患灾害及江南繁荣经济的刺激下,大批苏北人迁移至上海和苏南,也带来了家乡戏曲——淮剧。为了适应上海艺术环境,淮剧大胆借鉴徽、京剧的表演精华,并不断创新,日趋成熟的过程则充分体现了刺激扩散的作用。20 世纪末以来,淮剧文化的扩散类型愈显丰富,其与众多文化因子相互接触并吸收,赢得了更多观众和听众群,这主要属于传染扩散,此时的扩散媒介已先后发展为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包括磁带、光盘)和网络新媒体(包括网络视频和网络播客)。

总的说来,淮剧文化的扩散类型阶段性较为明显,不同时期的扩散类型各有特点,但大体符合文化传播的一般轨迹,即边扩散边融合,再到变迁。

3.3 淮剧文化扩散的空间结构

3.3.1 点轴结构 通过对淮剧起源与发展的梳理,可以初步廓清其扩散的轨迹:以发源地为基础,沿着便捷的交通线向外扩散。淮剧几乎同时发源于里运河(里河)沿岸的清江、淮安、宝应和串场河(外河)沿岸的阜宁、盐城 5 个点,这五地就构成了最初的两条点线结构,并沿河逐渐向南扩散至高邮和东台;再利用里下河密集的水网地形向腹地的兴化、泰州等地墨迹式的渐进扩散,构成了交错的梯形网络空间格局,到此完成了淮剧在苏北平原传播、扩散的演变过程。

20 世纪初,伴随着大规模的苏北南下移民,淮剧开始了在江南的扩散,根据迁徙路线大致可分为两条,一为直接到达上海,并以上海为中心,沿着沪宁铁路逐渐向苏南腹地西进,另一条则从扬州过江首先到达镇江,以镇江为起点,沿着沪宁线向常州、无锡、苏州东进。可见,虽然同为点轴模式的空间扩散,由于时空差异及主要交通方式的改变,淮剧早期在苏北平原和后期在江南的传播扩散所依靠的“轴”并不一致。在传统的点轴结构中,点为集中了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的各级“城镇”,而轴为将“点”与“点”之间联系在一起的线状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也是“点”上社会经济要素向外扩散的路径(方向)^[27],这些侧重于社会经济密集带的意义^[28]。仔细分析淮剧的扩散过程,可以发现其以几个中心发源地同时为扩散源,又以相互间的主要交通线为轴形成扩散传播区,这一扩散结构与传统的基于社会经济要素的点轴模式刚好契合。

3.3.2 双中心结构 纵观淮剧的发展历程,并考察淮剧的地域分布现状,我们认为淮剧文化的发源与扩散具有显著的“苏北—上海”双中心空间结构。首先,作为一种戏曲,苏北是淮剧文化的发源地,而上海则是其文化地位的确立地,淮剧从苏北发源算起有 200 余年,而进入上海也已经超过 100 年^①,如戏曲界所言“淮剧发源于江苏,发祥于上海”;其次,苏北和上海淮剧都大体符合文化传播的一般轨迹:即从发源到扩散再到融合、变迁最后达到繁荣;最后,从时空关系来看,淮剧的双中心结构——苏北和上海两个中心并非

① 2006 年为淮剧进入上海 100 年,上海戏曲界为此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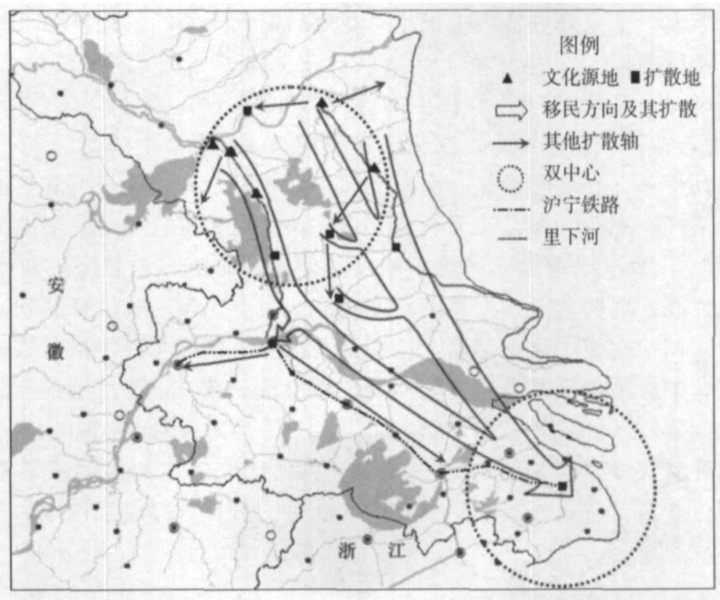


图 1 19~ 20 世纪淮剧扩散的空间结构

Fig 1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Huai Opera’s diffussion in the 19th~ 20th century

相互对立、相互隔绝的关系，虽然早期呈现出由苏北中心向上海单向扩散过程——而这恰是淮剧发展不成熟的初级阶段，但后来最终发展为苏- 沪间双向扩散的良性过程。

3 4 淮剧空间扩散因素的系统分析

以时空为载体的文化革新信息或其具体物质表现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两维上的传播与扩散的内在驱动力是目标空间的“地理场效应”所产生的引力和文化自身作为一个有机体在时间上的延续和更好生存的需要^[29]，文化扩散的影响因素很多，王康弘等提出了环境约束、区域引力、空间距离、地形摩擦、文化惯性和文化革新等 6 个因素^[30]，罗平等综合为文化传播势能、空间距离、空间扩散摩擦力和文化惯性 4 种因素。笔者以此二人研究为基础，兼及淮剧实际，提出以下淮剧文化的扩散模型：

$$S = f(Er, q, d, g, r)$$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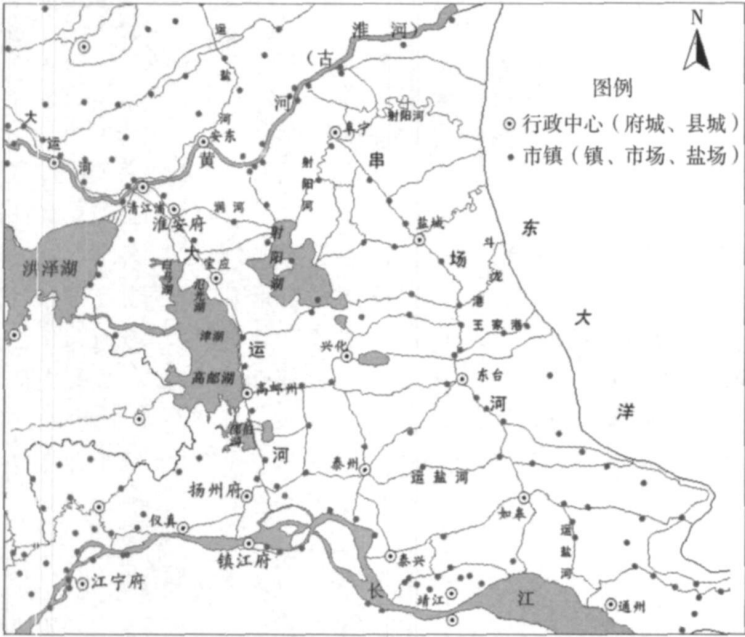
式中 S 为接受源地淮剧文化的扩散值，Er 为扩散环境，q 为区域引力，d 为空间可达性，g 为空间扩散摩擦力，r 为文化革新，这 5 个因素相互制约并相互作用，其中扩散环境是基础，它直接影响文化扩散的过程与结果。同一种文化信息在不同的环境中扩散，其结果也不相同。这里可将淮剧的扩散环境进一步细分为自然环境、文化艺术环境，以下简要分析之。

3 4 1 灾变事件与淮剧扩散 自然环境中首当其冲的当为灾变事件。由于文化革新力量和文化内在保守势力的相抗衡，文化空间扩散启动时往往很困难。当灾变事件出现时，往往打破这种平衡，因而文化大规模扩散常启动于灾变事件之后^[30]。淮剧发源地所在的苏北平原地处江淮流域，为北亚热带气候区，这里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是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唐宋时期所谓“江淮熟，天下足”即言此。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黄河夺淮入海，历经 700 余年，尤其是明清时期黄河全流夺淮后，黄河、淮河、运河在此地交汇，苏北里下河地区成了中国水旱灾害最频发的地区之一，于是每有灾害，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沿街乞讨，这便是淮剧雏形门叹词的起源。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苏北发生特大水灾，民不聊生，不少灾民辗转来到上海，不久后的 1911、1921、1931 年的洪水泛

滥更多的人离开苏北，到上海和江南去谋生；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战乱更甚于自然灾害成为移居上海和江南的原因^[31]，据估算，到解放初在上海的苏北人约有 150 万，占城市总人口的 25%^[32, 33]，苏北移民是上海移民中的最大群体^[34]。

3 4 2 地貌环境与空间扩散摩擦力、文化艺术环境与文化革新 苏北平原一马平川，平坦的地貌使得它几乎不存在地形摩擦，而里下河一带更是水网地区，但北为淮河，西为运河与洪泽、高邮诸湖、东为大海，南为长江，这一块相对完整且相对隔绝的地域单元河湖摩擦力显著（图 2），故早期香火戏向北不能越过淮河，向南亦不能跨过长江，这也直接导致其内部可达性高。而明清时期发达的盐业生产则吸引了徽商和徽班的到来，作为区域引力的一种体现也间接促进了文化革新，这些都为淮剧早期的孕育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地域文化的鲜活体现，淮剧发轫初期得以快速扩散的重要基础是苏北平原较为均质的文化分布和高度一致的民系认同，明清时期的里下河地区自北向南分属淮安、扬州二府，稳定的行政建置促使其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语言文化和较高的认同感，相同的文化渊源、相近的空间位置为“香火小戏”的文化适应及进一步扩散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资料来源：根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基础数据改绘。

图 2 清代江北的主要河道及城镇（1820 年）

Fig 2 The river channels and towns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Qing Dynasty (1820)

艺术环境的差距和差异是推动艺术发展的关键。这个关键在淮剧的两大中心——苏北和上海之间恰好存在。上海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已经逐渐成为远东十分有影响力的繁华大都市，各种戏曲文化在此“争香斗艳”，苏北乡土的江淮戏到了大上海的都市艺术环境下，必须吸收借鉴本地文化以改革自身以求发展。

3 4 3 区域引力、空间可达性与淮剧扩散 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对淮剧扩散产生最强大的引力，一方面是淮剧本土的水旱、战祸频繁，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苏北平原迅速衰落，而一江之隔的上海和苏南地区则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24, 31]，尤其是上海大都市的繁华吸引了大批苏北难民的到来，为淮剧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观众基

4.1.2 淮剧的东、中、西路和南、北派 受到地理环境的差异影响,淮剧自最初的“门叹词”、“香火戏”始,就有东路和西路之别。东路淮剧活跃于黄海之滨的盐城、建湖、阜宁一带,属下河地区(下河即今日苏东的串场河),早期演唱的主要曲调被称为【下河调】,主要由“门叹词”形式中的腔调及香火戏中的“僮子腔”衍变而来,结构形式及曲调风格接近于乡土小调;而“西路”淮剧所唱的主要曲调是【淮调】,又称【淮蹦子】,由淮宝(今淮安、宝应)农村中的田歌、号子发展而来,粗犷高亢,腔调近似口语,短促强硬,诉说性强^[15,18]。由于东路淮剧所在的盐阜地区是明清盐业生产的集中地,故受“里下河徽班”影响更大,直接导致东西路淮剧在音乐曲调、表演艺术、舞台语言等艺术风格方面有一定的差异,再加上活动地域、师承渊源、艺术趣味的不同,使得“东西路”淮剧艺术风格的个性,显得愈加鲜明。

淮剧文化区在苏北形成东路、西路分异的同时,又在上海和苏北之间形成了南派、北派的分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上海淮剧发展步入了“精英化”的“都市新淮剧”阶段^[12],一改以往淮剧给人“乡土土到家”、“悲苦苦到底”的印象,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又改良淮剧演唱的方言发音,使之更接近苏沪吴语区观众的口味,相较“北派”淮剧,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派淮剧富丽雕饰,形成精工细密的格调。“清新、高雅、温润”的南派淮剧和“传统、高亢、朴实”的北派淮剧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近年来,“北派”淮剧的风格也有了柔美的变化,以泰州陈德林为代表的淮剧唱腔既不同于东路的缠绵,又不同于西路的刚硬,而是另辟中路一派的柔秀而不软媚,简练则不空泛的新的曲风^[38],形成了“中路淮剧”。综上,淮剧文化区形成了南、北两派,而北派内部又分异为东路、西路和中路。(图4)

4.2 淮剧文化区的时空演变

以上静态分析了淮剧文化区的空间范围和内部分异,作为隶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戏曲而言,考察动态时空的文化区演变则需借助和依附于演员表演才能得以体现,戏曲演员是戏曲文化中“具有文化特征的人”,汇集众多演员的剧团是“具有文化特征的人的群体”。剧团分专业和业余两类,专业剧团具备文化创作能力,不断改编、创作剧目,而业余剧团只从专业剧团“复制”戏曲艺术,临时搭班演出。因此,选择专业剧团作为戏曲文化区划的理由更为充分^[39],本文中所指的淮剧团均指专业剧团。根据资料的可获取性和淮剧发展历程的特点,我们选取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四个典型时点:1955、1965、1984、2006,分别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文革前、改革开放初和21世纪初淮剧文化区的演变情况(图5~7)。

4.2.1 演变特征 通过对1955年、1965年、1984年和2006年四个时间点下专业淮剧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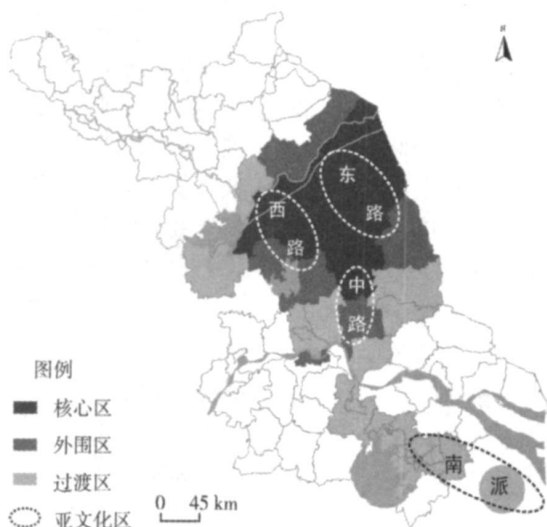


图4 淮剧文化区的空间范围及内部分异

Fig 4 The spatial scope and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of Huai Opera cultural region

数量的统计分析得到 50 余年来淮剧文化区的演变特征：

首先，就淮剧文化区剧团数量来看，无论是核心区还是外围区、过渡区都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且核心区的变化幅度明显小于外围区和过渡区。苏沪两地专业剧团的数量从 50 年代中的 21 家增加到 60 年代中的 26 家，此后逐渐减少，在 2006 年仅剩 13 家，而上海的淮剧团在解放后最初的 10 多年处于合并调整期，故剧团数一直在减少，由最初的 7 家之多到 80 年代仅余上海市淮剧团一家（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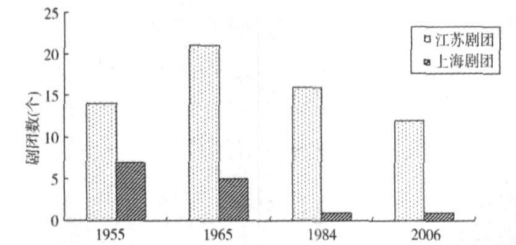


图 5 苏沪两省市四个时间点专业淮剧团数量对比
Fig. 5 A comparison of the amount of professional Huai Opera troupes in Jiangsu and Shanghai at four time poi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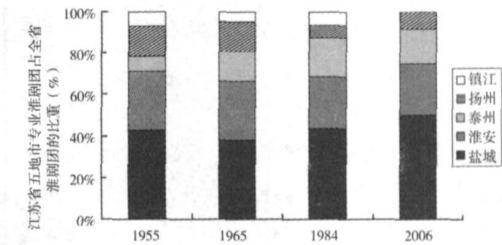


图 6 江苏省主要地级市专业淮剧团占全省比重变化
Fig. 6 The change 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Huai Opera troupes in five main municipal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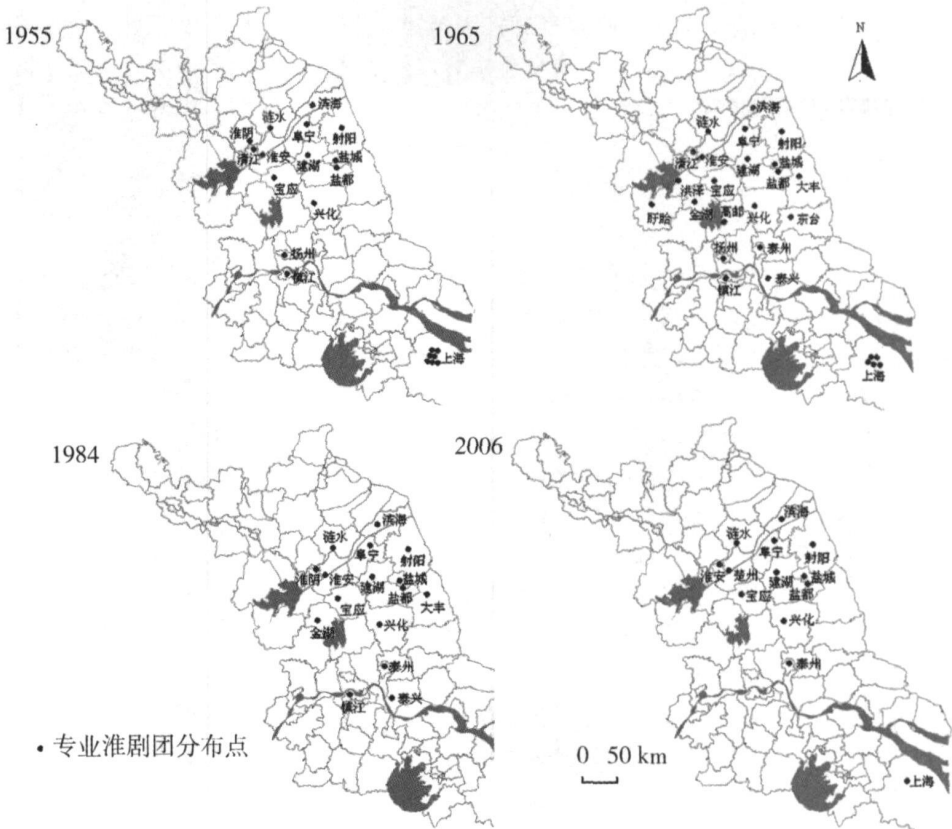


图 7 50 余年来淮剧文化区分布的演变
Fig. 7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region of Huai Opera in the past 50 years

50 余年来, 淮剧文化区的空间范围经历了先扩张再收缩的过程, 但淮剧的核心文化区十分稳定, 并没有发生改变。不同时段下, 盐城、淮安两市的淮剧团数量均占到剧团总量的六成以上(图 6), 盐城、淮安依然是淮剧文化的核心区域。但处于外围区和过渡区的文化区则十分不稳定, 变化较大, 总体说来呈现一种先扩张再收缩的空间过程。

4.2.2 机制分析 淮剧文化区的时空演变过程可以用文化根植性、空间衰减性和文化艺术环境来解释。

作为一个地方剧种, 淮剧产生在苏北淮盐地区, 受到当地方言、民间艺术的润泽并不断成长和发展。另一方面, 淮剧的发展过程中注重借鉴、善于吸收兄弟戏曲的长处来改良自身的不足, 这就为在里下河地区的发展壮大找到了稳定的受众, 尤其在盐城、淮安一带有着十分稳固的民间基础, 盐淮两市自然成为淮剧文化区的稳定核心地带, 文化根植性还通过影响剧团的建设进而作用于戏曲文化区的演变。

空间衰减规律是地理学最重要的规律之一, 文化信息的扩散和文化区的演变也遵循这一规律。如淮剧这样的戏曲文化, 演员和剧团是淮剧传播扩散的重要基础, 距离文化源地越近的地方, 文化现象愈加显著, 人们越容易接受。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 人们对该文化的理解度和认同度都逐渐下降, 那么这些区域就很难组织淮剧戏曲的创作, 也难以培养淮剧演员, 进而难以维持正常的演出。

文化艺术大环境也深深影响着文化区的演变。大环境越稳定, 文化信息扩散越顺畅, 如淮剧在解放后的最初 10 多年就呈现显著扩张趋势, 进入文化大革命后则逐渐萎缩, 改革开放之初有所回升, 近十年对外交流日渐频繁, 外来文化大量涌入, 文化市场丰富而多变, 生活节奏加快, 人们对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快餐文化需求较大, 而戏曲等传统文化发展节拍较缓则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5 结论与讨论

戏曲文化的空间扩散及其文化区演变是理解地理环境与文化因子时空耦合的重要方面。淮剧作为一典型的地方戏曲, 其传播和发展大致历尽了 4 个阶段, 第 1、2 阶段以扩展扩散为主, 第 3 阶段以迁移扩散为主, 并伴有刺激扩散, 第 4 阶段则体现出传染扩散的效应。另一方面, 淮剧扩散的空间结构表现为由文化源地沿着多条交通线(江北为运河水路、江南为铁路)扩散的点轴结构并逐渐形成了苏北和上海的双中心结构。淮剧扩散的主要因素在于灾变事件导致的大规模移民, 而地形地貌、文化艺术环境、区域引力与空间可达性在不同时期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其传播和扩散。

根据文化地理理论, 可将淮剧文化区划分为核心区、外围区和过渡区三片。淮剧文化区内存在着南、北的分异现象, 而北派内部又存在着东、中、西的空间分异特征。1955 年以来, 淮剧文化的核心区十分稳定并未发生改变, 而外围区和过渡区呈现先扩张后收缩的空间趋势, 这和文化根植性、空间衰减性和文化艺术大环境有密切关系。

当今中国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热潮, 淮剧作为戏曲大家庭的一员, 也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本研究以淮剧为例, 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互补充的方法, 探索了地理学视角下对非物质文化空间扩散与文化区的演变, 以期能充实戏曲地理学的内容, 拓展淮剧文化的研究领域, 并能对传统戏曲等非遗的传承保护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当然, 本文仅是一个尝试, 作为区域研究, 受篇幅所限, 还缺乏对淮剧文化生态、淮剧文化景观、淮剧文化整合的系统研究, 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夏玢. 地理环境对黄梅戏影响的初步研究.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6, 18(2): 107~ 110
- [2] 胡兆量. 中国戏曲地理特征. 经济地理, 2000, 20(1): 84~ 87
- [3] 何亚雯. 淮剧应是江苏最具代表性的剧种. 剧影月报, 2006, (2): 26~ 27
- [4] 姚梦, 黄雍容. 盐城淮剧路在何方. 盐城晚报, 2007-10-09(A08).
- [5] 李一能, 王翔. 为沪苏北移民演绎家乡戏 淮剧小剧场艰难守望.
http://news.online.sh.cn/news/gb/content/2009-05/08/content_2951874_2.htm, 2009-05-08/2009-06-05
- [6] 中央政府门户网.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 http://www.gov.cn/jw/gk/2008-06/14/content_1016331.htm, 2008-6-14/2008-09-12
- [7] 罗怀臻. 淮剧百年, 路在何方. 剧影月报, 2007, (1): 35~ 37.
- [8] 潘妤. 上海“非遗”剧种弱势中突围. 东方早报, 2008-12-04(文化·戏曲).
- [9] 唐振华. 建国以来淮剧研究状况简述. 广西艺术学院学报, 2006, 20(6): 7~ 8
- [10] 蒋婉求. 淮剧音乐与盐阜地域的巫傩文化.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及表演版), 2003, (4): 18~ 22
- [11] 何亚雯, 张铨. 徽剧和淮剧的历史渊源. 艺术百家, 1990, (3): 47~ 48
- [12] 刘艳卉. 上海淮剧研究. 上海: 上海戏曲学院博士论文, 2007.
- [13] 丁和根. 淮剧的发生及其文化背景——淮剧文化考察之一. 艺术百家, 1997, (2): 34~ 39
- [14] 吴艳. 淮剧“两个中心”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08, (1): 14~ 19
- [15] 邓小秋. 淮剧的“东西路”与“南北派”. 艺术百家, 1988, (2): 114~ 117
- [16] 周尚意, 左一鸥, 吴倩. KFC 在北京城区的空间扩散模型. 地理学报, 2008, 63(12): 1311~ 1317
- [17] Kaufman J, Patterson O. Cross-national cultural diffusion: The global spread of cric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5, 70: 82~ 111
- [18] 江苏省戏曲志委员会编. 淮剧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 [19]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戏曲志·上海卷.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6
- [20] 江苏省戏曲志委员会编. 江苏戏曲志·盐城卷.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
- [21] 江苏省戏曲志委员会编. 江苏戏曲志·淮阴卷.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9
- [22]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戏曲志·江苏卷.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 [23]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文化艺术志. <http://www.sh 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2149/node72155/node72184/index.html>, 2008-5-1/2008-09-12
- [24] 吴必虎. 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59
- [25] Ha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26] 张晶. 论文化地理学基本理论与主要内容. 人文地理, 1997, 12(1): 41~ 42.
- [27] 陆大道. 论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提出“点-轴系统”和“T”型结构以来的回顾与再分析. 地理学报, 2001, 56(2): 127~ 135
- [28] 彭静, 朱竑. 天主教在广西沿北部湾地区传播、扩散过程中的海岛效应和点轴模式. 人文地理, 2007, 22(4): 113~ 118
- [29] 罗平, 何素芳, 伍兆强, 等. 基于扩展 CA 的文化传播时空模拟研究. 热带地理, 2002, 22(4): 371~ 374
- [30] 王康弘, 耿侃. 文化信息的空间扩散分析. 人文地理, 1998, 13(3): 50~ 54
- [31] 韩起澜. 卢明华译. 苏北人在上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32] 谢俊美. 上海历史上人口的变迁. 社会科学, 1980, (3): 107~ 113
- [33] 陈鲁, 唐李. 论清末民国时期苏北人进入上海的途径、过程与规模.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0(2): 34~ 38
- [34] 何金海. “苏北人”上海地方文化的一个问题. 上海建设职工大学学报, 1999, (1): 38~ 39
- [35] 王恩涌, 赵荣, 张小林, 等. 人文地理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36] 许然, 朱竑, 司徒尚纪. 文化锋面的地理学阐释. 人文地理, 2006, 19(6): 27~ 30
- [37] 吴康, 吴忠友. 地域文化归属的定量判别方法初探——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淮阴工学院学报, 2009, 18(2): 1~ 9
- [38] 张铨. 论淮剧陈派唱腔的艺术特色. 艺术百家, 2004, (3): 64~ 68
- [39] 夏玢, 黄成林. 黄梅戏文化区的演变.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34(6): 726~ 729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opera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region: Taking Huai Opera,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a case study

WU Kang

(Colleg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opera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search on its spatial diffusion and o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region is conducive to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geography, this paper uses the traditional qualitative method combined quantitative method to analyze the traditional Huai Opera culture. Firstly, the spreading and developing of Huai Oper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s are mainly expansion diffusion; the third stage is mainly relocation diffusion combined with stimulus diffusion; and the fourth shows the effect of contagious diffusi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diffusion of Huai Opera displays a point-axis structure which diffuses along various transportation lines (waterway of canal to the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railway to the south) from the culture origin, and gradually develops into a double-center structure composed of northern Jiangsu and Shanghai. Secondly, based on current research, a qualitative model for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Huai Opera is presented,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ffusion is the large-scale migration caused by disasters. Besides, geomorphy, environments of culture and art, regional gravitation, and spatial accessibil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also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diffusing process and spreading channel of Huai Opera in different degrees. Third, taking the county as the basic spatial units, the cultural region of Huai Opera is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i.e. core region, periphery region and transition region. And a summary has been made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l fea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cultural region of Huai Opera, which shows that in the region there are two cultural sub-regions of north and south, and the latter can still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Finally,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n the evolution orbit of the cultural region of Huai Opera by selecting the qualitative variation of professional Huai Opera troupes at four typical time points: 1955, 1965, 1984 and 2006.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core region stably centralizes in the two cities of Huai'an and Yancheng, while the periphery region and transition region display the spatial tendency from expansion to contraction, which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ultural root, spatial decay as well as the grand atmosphere of culture and art.

Key words: Huai Opera; cultural diffusion; cultural region; opera geograph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Jiangsu; Shanghai